

第一章 “人安为宝”

一、总结明朝灭亡教训

〔原文〕

康熙二十三年，圣祖谒明太祖陵，过明故宫，慨然久之。御制《过金陵论》曰：“金陵，《禹贡》^③扬州之域。秦立郡县为秣陵，两汉因之。孙权^⑥时称建业^⑦，东晋及宋、齐、梁、陈地号佳丽。隋唐之间，六朝旧迹，渐致湮没。南唐李氏^⑧始更筑城名金陵府。明有天下，建都于此。窥明太祖之意，以为宅中图大，控制四方，千百世无有替也。岁在甲子^⑨冬十一月，朕省方南来，驻蹕江宁^⑩，将登钟山^⑪，酌酒于明太祖之陵。道出故宫，荆榛满目，昔者凤阙之巍峨，今则颓垣断壁；昔者玉河之湾环，今则荒沟废岸矣。路旁老民，而进曰：‘若为建极殿，若为乾清宫。’阶磴陞级，犹得想见其华构焉。夫太祖以布衣起淮泗^⑫之间，经营大业，应天顺人，奄有区夏^⑬。顷经过其城市，闾阎巷陌，未改旧观，而宫阙无一存者，睹此兴怀，能不有吴宫花草、晋代衣冠^⑭之叹耶？昔人论形势之地，首推燕秦，金陵次之。然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，而地脉单弱，无所凭倚。六朝偏安，弗克自振，固历数之不齐，或亦地势使然也。明自文皇靖难^⑮之后，尝以燕京为行在^⑯。宣德^⑰末年，遂徙而都之。其时金陵台殿苑囿之观，声明文物之盛，南北并峙，远胜六朝。迨承平既久，忽于治安。万历^⑱以后，政事渐弛，宦寺、朋党交相构陷。门户日分，而士气浇漓。赋敛日繁，而民心涣散。闯贼^⑲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，宗社不守。马、阮^⑳以器伪之徒，托名恢复，仅快私仇。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，未三百年而为丘墟，良可悲夫！《孟子》曰：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

如人和，^⑭。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，地利之不足恃，兢兢业业，取前代废兴之迹，日加儆惕焉，则庶几矣。”

《御批文集》

〔注释〕

明太祖——即朱元璋，明朝开国皇帝。谥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

金陵——古地名，今南京市地。

《禹贡》——《尚书》篇名。

扬州——《禹贡》九州之一。九州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

秣陵——古地名，今南京市地。

⑥孙权——三国吴开国主，公元 222—252 年在位，世称吴大帝。

⑦建业——古地名，今南京市地。

⑧南唐李氏——南唐，五代十国之一。公元 937—975 年，开国主李昇，传子璟，孙煜，共三代，灭于宋。

⑨甲子——干支搭配记年月日时。这里记年，指康熙二十三年，即公元 1684 年。

⑩江宁——古地名，今南京市南江宁县。

⑪钟山——山名，在南京中山门外，亦名紫金山、圣游山、北山，古曾称金陵山、蒋山。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所在地。

⑫淮泗——淮水、泗水。淮泗之间，指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（今凤阳）。

⑬区夏——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用肇造我区夏。”意思是在诸夏区域内建立政权。

⑭“吴宫”、“晋代”二句——语出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，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，感叹兴亡之意。

⑮文皇靖难——明惠帝朱允炆于建文元年（1399）用齐泰、黄子澄计，削诸藩权，燕王朱棣起兵南下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称靖难之师。四年（1402）陷南京，惠帝不知下落。燕王称帝，是为成祖。

⑯以燕京为行在——燕京即北京。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（1403）建北京，称行在。十九年（1421）去行在，称京师。洪熙元年（1425）复都南京，改京师为行在。正统六年（1441）仍以北京为京师。罢称行在。

- ⑰宣德——明宣宗朱瞻基年号（公元 1426—1435 年）宣德年间北京称行在，至正统六年（1441）才称京师，罢行在。文误。
- ⑱万历——明神宗朱翊钧年号（公元 1573—1620 年）。
- ⑲闯贼——对闯王李自成的蔑称。
- ⑳马、阮——马，马士英，南明福王东阁大学士，横暴贪婪，南京城陷，遁严州，后为清军俘杀。阮，阮大铖，以附魏忠贤名列逆案，居南京，与马士英相结，福王立，官兵部尚书，清兵南下，迎降，后死于仙霞岭。
- ㉑‘天时’、‘地利’二句——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圣祖参观明太祖陵墓，路过明故宫，感慨万分。亲自作了《过金陵论》，文章说：“金陵，在《禹贡》九州之一的扬州地方。秦建立郡县，称为秣陵，两汉继承旧名。三国吴主孙权时称为建业，东晋及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时号称美好之地。隋唐之间，六朝旧迹逐渐湮没。南唐李氏更筑新城，称为金陵府。明朝得天下，在此建都。可以看出明太祖的意图，以为此地居中，而可渐图广大，控制四方，千百世不能更改。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，朕省视南方，停留江宁，将上钟山，酌酒祭明太祖陵墓。从明故宫经过，满目凄凉荒芜，从前宫殿巍峨，现在垣壁破残；从前御河环绕，现在废岸荒沟。路边有个老人跪着指点说：‘这是建极殿，这是乾清门。’台阶柱石，还可以想象当时的华丽结构。明太祖出身平民，在淮、泗之间的濠州崛起，经营帝王之业，能顺天应人，终于建立了明朝政权。刚才经过都城南京，门墙道路，没有改变旧貌，而宫殿却已不复存在。看到这一切，不由心动，能不有繁华美好之地烟消云散的感叹吗？前人谈论形势之地，首先要推燕秦，金陵在其次。金陵虽有长江为天堑之险，而地势山脉单薄，不能凭靠。六朝只是偏安一隅，不能振作，当然由于天运更替，或者也是地势的缘故。明自从靖难之后，成祖曾以北京为行在，宣德末年，就正式迁都北京。那时南京台

殿宫阁，花木名苑可观，声色斑斓，文物丰盛，南北两京并立，远远超过六朝。而太平日久，治安疏忽。万历以后，政治日益松弛，太监、朋党相互构陷，门户之见日深，士气人情轻薄。赋税征敛更趋繁重，而民心逐渐涣散。李自成以乌合之众，竟唾手而得北京，使明朝宗庙社稷失守。马士英、阮大铖是不安分的小人，假借恢复明室的名义，不过挟仇泄私忿而已。明朝艰难创业，不到三百年而为丘墓废墟，真是可悲！《孟子》说：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’掌握国家政权的人，要知道天心可畏，地利不可靠，而兢兢业业，吸取前代兴盛、衰亡的历史教训，时刻警惕，这才差不多像个明君。”

〔原文〕

圣祖《讲筵绪论》曰：“观古废兴之际，如夏之桀、纣，周之幽、厉，所以坠失天命，皆其自取。后世亦有无大失德而隳覆其家国者，如明之崇祯，年间是也。皆由其臣子背公徇私，处言路者变易是非，淆乱可否，曾无实心体国之人，故至此耳。”

《御制文集》

〔注释〕

桀——夏末代之主，名癸，桀是谥号。桀荒淫无度，为商汤所灭。

纣——商末代之主，名受辛，纣是谥号。纣暴虐无道，为周武王所灭。

幽厉——周之昏暴之君幽王、厉王。后世辄以比拟昏乱无道之君。

崇祯——明思宗朱由检年号（公元1628—1644年）。

〔译文〕

圣祖《讲筵绪论》中说：“看古代王朝废兴之际，如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，之所以丧身失国，都是咎由自取。后世也有本身没有大过失，而家国倾覆的，如明朝的崇祯帝即是。都是因为他的臣子背公营私，当言官的混淆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没有一个实心为国的人，这才遭致亡国亡家。”

〔原文〕

圣祖阅史至李光弼 与史思明 战于邙山 败绩，曰：“兵机迟速，关系最重。利害所争，间不容发。有宜速而迟者，固失事机；有宜迟而速者，亦患于轻躁，皆足取败。至于轻信佞浮说，及中使 督师，往往僨事，以至全军覆没。如鱼朝恩^⑤之促李光弼者，何可胜数！明季亦坐此弊。”

《御制文集》

〔注释〕

李光弼——唐营州（今辽宁省朝阳市）柳城人。起家左卫郎，肃宗朝平定安史之乱 拜节度使 后镇朔方 授天下兵都元帅 封临淮郡王。为人严毅 沈果有大略 用兵谋立后战 多操胜券 为唐中兴名将。

史思明——唐宁州（今甘肃宁县）人。骁勇有才略，安禄山反，思明为将 徇河北。禄为其子庆绪所杀 思明更杀庆绪而自立 称大燕皇帝 寻为子朝义所杀。

邙山——即北邙山，在河南洛阳东北，亦作芒山、邙山等。

中使——宦官。

⑤ 鱼朝恩——唐宦官，泸州人。性黠慧。玄宗时给事黄门。代宗时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自此专总禁兵 权倾朝野 恃势恣横 求取无厌。久之 寢谋不轨。代宗擒而缢之。

〔译文〕

圣祖看到唐朝李光弼和史思明在邙山一仗战败的历史，说：“从战略上定军队进止迟速，关系最为重要。怎么有利，怎么有害，决策时只相差一根头发丝。有应该快速而迟缓的，因而失去了取胜的机会；有应该缓慢而过速的，也患了浮躁的毛病，都能致败。至于轻信小人的肤浅言论，以及宦官督师之类，往往坏事，甚至导致全军覆没。如鱼朝恩催促李光弼速战这样的事，数不胜数！明朝也有同样的弊病。”

二、阐述民安与国安之关系

〔原文〕

康熙十二年，圣祖谕户部曰：“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，莫不以足民为首务。必使田野开辟，盖藏有余，而又取之不尽其力，然后民气和乐，聿成丰亨 豫大 之休。见行垦荒定例，六年起科。朕思小民拮据开荒，物力艰难，恐催科期迫，反致失业，朕心深为轸念。嗣后各省开荒地方，俱再加宽限，通计十年，方行起科。其所司官员，原有议叙 定例，如新任官自图录叙，掩袭前功，纷更扰民者，各督抚 严行稽察，题参治罪。”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①丰亨——语出《周易·丰卦》。

豫大——语出《周易·豫卦》。

起科——按单位面积征收钱粮，称为起科。

议叙——清制，官吏有功绩，交部核议，按等级次第分别奖励，称为议叙。

督抚——督，总督。地方军事长官，有节制文武之权；抚，巡抚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圣祖告谕户部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国家长治久安的标准，没有不是以人民富足为首要任务的。必须使田野没有荒芜，库藏丰富，官府征收给老百姓留有余粮，这才能使百姓和乐，成就丰厚亨通、人心融乐的景象。现在实行的开垦条例，六年开始征收钱粮，朕想到百姓穷愁潦倒，开荒种田，农具种子都很困难，恐怕催交钱粮的期限太紧迫，反而使得百姓失了农时，朕心深为牵挂。以后各省开垦荒地，再放宽期限，以十年计限，开始征收钱粮。主管官员，本有议叙的规定，如果新任官员希图采

取议叙，淹没或冒袭前任之功，改动旧规而扰乱百姓的，各督抚应严加稽查考察，题本参奏，按罪处理。”

〔原文〕

康熙二十一年，圣祖谕宁古塔 将军巴海 、副都统 萨布素 、瓦礼祐等曰：“朕幸吉林地方，访问民隐，见兵丁役重差繁，劳苦之极，若不将各种无益差徭，显与革除，兵丁人等，终无裨益，且不得沾实惠矣。即如鹰鹞窝雏，于三月寻觅，四月内捕取，最妨农事。况所得鹰鹞，不谙呼词，难至京师，徒劳人力，应行停止。又自八月放鹰，原欲令其调习，以便赉送。数年来并无名鹰，贡至京师，而乌喇^⑤地方兵丁，辄于冬寒之时，寻觅山鸡，人马劳顿，应行停止。又围猎以讲武事，必不可废，亦不可无时。冬月行大围，腊底行年围，春夏则视马之肥瘠，酌量行围。令贫人采取兽皮肉，须预先宣示日期，以便遵行。所获禽兽，均行分给。其围猎不整肃者，照例惩治，不可时加责罚，苛求琐屑。遇有猛兽，须小心防御，以人为重，勿致误有所伤。又如打鱧 鳊等鱼，既有专管，西特库等乌喇兵丁，应停差役。其搬取新满洲^⑥ 采取造房并船只、桅木等项，及侦探巡逻等差，俱系军务，乃驻防官兵专责，不可宽假，应照常行。此外偶尔差遣大臣、侍卫督看。采取东珠，砍伐木植，寻觅鹰鹞，不涉每岁定例所行之事，似无过劳。此后将军以下 拨什库^⑦以上，应念兵丁远居边境，冲冒严寒，往采山木，妻子汲水操作，备极艰辛，时加怜悯。吉林乌喇田地，米粮甚为紧要，农事有误，关系匪细，宜劝勉之，使勤耕种。朕轸念满洲人民生理，欲遣人专往，以驿递疲敝，故因笔帖式^⑧来奏，特谕知之。”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宁古塔—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。清属吉林，康熙五年（1666）建宁古

塔副都统辖区，历置将军、副都统。

巴海——满洲镶蓝旗人，袭一等男，授宁古塔将军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死。

副都统——清八旗组织中各旗副长官。各省驻防八旗中亦设。凡驻防地区设将军，归将军兼管，未设驻防将军，则副都统为驻防旗营的最高军政长官。

萨布素——满洲镶黄旗人，富察氏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任宁古塔副都统，二十二年（1683）晋黑龙江将军。

乌喇——亦作乌拉吉林，城名。满语沿江的意思。即今吉林省吉林市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迁宁古塔将军驻此，后改称吉林将军。

- ⑥新满洲——外兴安岭以南，贝加尔湖以东，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编入旗籍，称新满洲。
- ⑦拨什库——满语官名，汉译为“领催”。八旗下级军官，掌登记档册，支领官兵俸饷等。
- ⑧笔帖式——满语官名，意为办理文书文件的人。清代中央各部院衙门、内务府、地方督抚衙门以及八旗驻防将军、都统、副都统衙门内掌管翻译、缮写满汉文书的低级官员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圣祖告谕宁古塔将军巴海、副都统萨布素、瓦礼祐等说：“朕到吉林地方，巡访问民间隐患，看到兵丁劳役很重，差徭频繁，劳苦之极。如果不将各种无益差役明示革除，对兵丁人等最终没有什么好处，沾不得实惠。就如窝中小鹰隼，于三月开始寻找，四月捕捉，最碍农时。何况所觅鹰隼，不熟悉呼唤的声音，很难送达京师，白费劳力，应该停止。又，八月放鹰，本应是调教练习，以便送达京师。数年来没有教习出有名的好鹰隼，进贡京师，而乌喇地方兵丁，却于寒冬时寻找山鸡，人马劳顿，应该停止。又如围猎是为了讲习武艺，必不能废除，也不能误农时。冬月实行大围，年底实行年围，春夏视马的肥瘦，酌情实行围猎。让贫困人户取兽皮兽肉，必须预先宣告日期，以便

百姓遵照执行。围猎所获禽兽，平均分给贫困人户。围猎不整齐严肃的人，按规定惩罚处分，不可随意加以责罚，不应吹毛求疵。遇到猛兽，必须小心防御，以人为重，不要发生误伤。又如打鲟鳇鱼，既有专人管理，西特库等乌喇兵丁，应该停止差役。凡到新满洲采伐造房、造船、桅木等原木材料，以及侦探巡逻等差役，都属军务，是驻防官兵的专责，不可宽免，应照常执行。此外，偶然差遣大臣、侍卫督察巡视，采取东海明珠，砍伐森林木材，寻觅鹰隼，不属于每岁定例，似乎不算过于劳累。此后，将军以下、拨什库以上，应该想到兵丁远居边境，冒着严寒去采伐山木，妻子汲水操作，很是辛苦，应该时常加以怜悯。吉林乌喇的田地，生产米粮，极为要紧，误了农时，关系不小。应该加以教育和奖励，务使勤俭耕种。朕辗转思念满洲人民的生活，想派人专程前往，因文书传达，人力疲惫，所以借笔帖式来京奏事的机会，特此晓喻知道’，

〔原文〕

康熙二十四年 收复雅克萨城 恭亲王常宁 等庆贺。圣祖遣阿喇尼、佛伦 传谕诸王、大臣等曰：“治国之道 期于久安长治 不可图一时之便。当承平无事 朕每殚心筹画。即今征罗刹之役，似非甚要，而所关甚钜。罗刹扰我黑龙江、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，其所窃据，距我发祥之地^⑤甚近 不速加剪除 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。朕亲政之后，即留意于此。细访其土地形胜，道路远近，及人物性情。以故酌定天时地利，运饷进兵机宜，不拘众见，决意命将出师，深入挞伐。然兵贵相机而动，变化无穷，惟恐诸将不遵朕指授，致失机宜。今收复雅克萨地，得遂初心。至于抚绥外国，在使之心服，不在震之以威。近遣侍卫关保等往军前谄谕之曰；‘兵凶器 战危事 古人不得已用之。朕以仁治天下，素不嗜杀，尔其严谕将士，毋违朕旨。以我兵马精强，器械坚利，

罗刹势不能敌，必献地归诚。尔时勿杀一人，俾还故土，宣朕柔远至意。’兹一一奉行，朕甚嘉焉。”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雅克萨城——即今黑龙江省呼玛县，黑龙江与额木尔河交会口东岸，俄罗斯阿尔巴津城。原属清黑龙江副都统辖区。屡为沙俄侵占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收复，但清兵一撤，沙俄复占。次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次围攻。二十八年（1689）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规定，雅克萨仍归中国管辖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沙俄通过不平等的《璦琿条约》割占此城。

常宁——清世祖福临第五子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封恭亲王。二十九年（1690）受命为安北大将军，败噶尔丹，因未穷追，罢议政。三十五年（1696）随圣祖亲征，参加昭莫多之战。四十二年（1703）死。

佛伦——满洲正白旗人，舒穆禄氏。初由笔帖式迁兵部主事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官左都御史，历工、刑、户等部尚书。二十七年（1688）因左袒河臣，坐夺官，次年起为山东巡抚。三十八年（1699）授文渊阁大学士，次年劾郭琇不实，以原官休致。

④ 罗刹——即沙俄帝国。此处指雅克萨之役。

⑤ 发祥之地——指原海西、建州等女真居地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收复雅克萨城，恭亲王常宁等庆贺用兵得胜。圣祖派阿喇尼、佛伦传谕诸王大臣说：“治理国家，要求达到久安长治，不可以图一时之便。当国家太平无事时，朕常常尽心筹划。就如现今雅克萨战役，好象不是很重要，而实则关系重大。罗刹骚扰我黑龙江、松花江一带三十多年，窃据的地方离我发祥之地很近，不迅速除去，恐怕边区百姓不得安宁。朕亲政之后，就关心此事。细细考察山川地形，道路远近，以及人物性情。以此衡量天时地利，运饷以及进军的时机，不曲从众人的见解，决定命将出师，深入其地，大加挞伐。但是兵贵随机而动，变

化无穷，只恐诸将不遵守朕的指示命令，以致失去取胜的机会。现在已经收复雅克萨，符合朕原来的设想。至于安抚外国，在于使他心服，不在于震之以威。最近派遣侍卫关保等去前线军队，谆谆教谕说：‘枪炮是凶器，战争是危险的事，古人不得已才兴兵作战。朕以仁义治理天下，向来不喜欢多杀戮，你们要严肃告谕将士，不要违背朕的旨意。以我兵强马壮，武器坚利，罗刹势不能敌，必然会献地归诚。到那时，不要枉杀一人，以便他们返回故乡，宣传朕怀柔远人的高尚思想。’现在已一一奉行，朕很称赞他们’，

〔原文〕

康熙三十五年，圣祖谕议政大臣等曰：“天下当以仁感，不可徒以威服。今朕征噶尔丹之意，皆噶尔丹所自取。且噶尔丹凶暴，朕惟待以宽仁，噶尔丹奸狡，朕惟示以诚信，尝览经史云：‘惟仁者无敌。’今噶尔丹穷迫已极，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。朕意仍抚之。”诸臣奏曰：“此真天地好生之心，实从古所未有也。”圣祖曰：“古之将帅，虽善用兵，多戮已降。或其身不得善终，或子孙不昌，此皆好杀之明戒也。又古之人主，或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朕意不然。惟愿宇宙雍熙，四海升平，家给人足，各得其生而已。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，可仍遣回。”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噶尔丹——清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执掌准噶尔部政权，十五年（1676）后号令厄鲁特诸部。二十三年（1684）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，二十九年（1690）追击喀尔喀各部至乌珠穆沁，威逼北京。经过乌兰布通（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）之战，昭莫多（今蒙古肯特山南）之战，兵败势衰，部众离散，三十六年（1697）于科布多（今蒙古阿尔泰山北）自杀。

【译文】

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，圣祖告谕议政大臣等说：“天下应以仁义感应，不可只图威武震服。现在朕有亲征噶尔丹的意图，都是噶尔丹咎由自取。噶尔丹凶残暴虐，朕只待他宽仁，噶尔丹奸诈狡猾，朕只表示诚信。曾读经史，有说：‘只有仁者无敌。’现今噶尔丹已经窘迫得很，派遣格垒沽英前来求饶。朕的意见还是安抚他。”诸臣奏说：“这真是天地好生之德，实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。”圣祖说：“古来将帅，虽有善于用兵的，但多杀戮已经投降的兵丁。或者自身不得好死，或者子孙不昌盛，这都是上天明白警戒好杀者。又，古时帝王，或者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朕不以为然。只愿天下和谐兴盛，四海太平，家家衣食丰足，各得其所。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，可仍放他回去。”

【原文】

康熙四十九年，圣祖谕大学士、九卿等曰：“江南 亏空钱粮，两次命张鹏翮 察审，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，侵蚀钱粮，未必多至数十万两。前朕南巡时，曾有谕旨，凡沿途所用之物，悉出内帑预备，未尝丝毫取诸官民。督抚等官不遵朕旨，肆意挪用，以致亏空。朕若不言，内外诸臣谁敢言者？但彼任事之人，离任者已多，若将因公挪用，责之新任官赔补，朕心实不忍也。至俸工银两有限，即逐年扣补，也难清理。且官无俸禄，役无工食，必致私派以累民。朕为天下生民计，蠲免各省钱粮，已逾万万，免此四五十万之银，何足惜乎！朕总理机务，垂五十年，事无大小，凡臣下情隐，无不灼知洞鉴。朕屡次南巡，地方官员，预备纤夫，修理桥梁，开浚河道，想皆借用帑银。原冀陆续补足，而朕三次南巡，为期相隔不远，且值蠲免灾荒，所征钱粮，为数又少，填补不及，遂至亏空如此之多。尔等皆知而不敢言也。即如纤夫一项，虽取用于田亩，而所用既多，伺候日久，势必给与口粮工价，

安得无费？至于修造行宫，亦必借用帑银。前者朕巡视溜淮套工程，至彼处见有舍宇三间，虽云俸工银两所造，然必借用库项，后方抵补，尔等岂肯明言其故乎？至欲将三年俸工，抵补亏空，夫三年之内，地方官员，或升迁，或调用，或革退，或亡故，以彼前各官挪用之亏空，而将后来者之俸扣补，于理不顺，朕心实为不忍。至于胥吏贱役，若不给与工食，此辈何所资生？必至累民。今部中每遇一事，辄议令地方官设法料理，皆掩饰美名，实则加派于地方耳。朕非但为百姓，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。朕南巡时，闻龙潭地方，建造行宫，恐致累民，曾谕总督阿山^⑤令其拆毁。至他处建造行宫，朕皆未知也。总之，此不欲累民之念，可以自信，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。朕历年蠲免天下钱粮，至数万万余，今此项亏空，若令补垫，亦不为多，然岂忍以此累地方乎！至于查明款项，亦不难事，钱粮册籍，皆有可考。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，盈千累百，馈送于人，若加严查，隐情岂不毕露？朕意概从宽典，不更深求。今海宇升平，国用充足，朕躬行节俭，宫中用度甚为省约，计明朝一日之用，足供朕一月之需。今即因数次巡幸，用钱粮四五十万，亦不为过。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，若留此亏空之项，以为官民之累，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也。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- ① 江南——省名，清初置。包括今江苏、安徽二省，虽称江南，实际兼有江北地。

张鹏翮——湖北麻城人，康熙九年（1670）进士，累擢河道总督、刑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卒。

溜淮套——地名。阿山等奏请于溜淮套别开河道，直达张福口，以分淮势。圣祖南巡实地视察后否决。

龙潭——地名。今属江苏省。

- ⑤ 阿山——满洲镶蓝旗人，伊拉哩氏。初由吏部笔帖式升刑部主事。历

左副都御史 盛京礼部侍郎 两江总督 刑部尚书。后因年老致仕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，圣祖告谕大学士、九卿等说：“江南亏空钱粮，两次命张鹏翮稽察审查，朕以为地方虽有不法之徒，侵占消耗钱粮，未必多至几十万两。以前朕南巡时，曾有谕旨，凡是沿途所用的物件，都用内库出款准备，不曾要官民丝毫。督抚等官吏不遵照朕的旨意，任意挪用公款，以致亏空。朕若不说，内外诸臣谁敢说？但当时负责的官吏，大都已经离任，假如将此项因公挪用款，要新任官吏赔补，朕心实有所不忍。至于官俸工食，银两有限，即使逐年扣补，也难于清偿。况且官而没有俸禄，役而没有工食，必定想方设法私派，贻累百姓。朕为天下百姓筹划，免除各省钱粮，已经超过万万，再免此四五十万两之银，也没有什么可惜！朕总揽政事差不多五十年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凡臣下所有隐情，没有不清楚明白的。朕屡次南巡，地方官员预备纤夫，修理桥梁，开通河道，想来都是借用公款。原来希望陆续补足，而朕三次南巡，时间相隔不远，且又正遇上灾荒减免钱粮，所征钱粮不多，来不及填补，以至亏空如此之多。你们都知道而不敢说。即如纤夫一项，虽然用田野农夫，而用的人多，伺候的日子又长，势必要给口粮和工价，怎能不费？至于修造行宫，也必借用公款。前次朕巡视溜淮套工程，在那地方看到有房舍三间，虽然说是官吏俸工银两所造，想必也是借用公款，以后再抵补，你们怎肯说明原因呢？至于想把三年俸工来抵补亏空，哪知三年之内，地方官员或升迁，或调用，或革退，或亡故，所以前官挪用的亏空，要用后官的俸禄扣补，于理讲不通，朕心也有所不忍。至于衙门胥吏贱役，假如不给工食，这些人何以为生？必然贻累百姓。现在各部每遇一事，常常决定由地方官设法料理，这都是用美言为掩饰，其实是加派给地方罢了。朕不但为了百姓，也为你们大小诸臣不犯错误保全身家性命。朕南巡时，听到龙潭地方建造行宫，恐

怕貽累百姓，曾告諭总督阿山叫他拆毀。至于其他地方建造行宮，朕都不知道。总之，这种不要貽累百姓的想法，可以增强自信心，也可以取信于天下后世。朕历年减免天下钱粮，达几万万有余，现在这项亏空，如果让地方官补垫，也不算多，但是朕岂忍心拖累地方呢！至于查明款项，也不是难事，钱粮帐册都可以考查。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，成千上万馈送他人，若加以严查，隐情岂不原形毕露？朕的意见，一概从宽处理，不再深究。现在海宇升平，国用充足，朕又躬行节俭，宫中费用省俭节约得很，算来明朝一日的花费，足够供朕一月的用度。即使因为几次巡幸，用了钱粮四五十万，也不算过份。明后天天下钱粮依次加以减免，假如留这项亏空，拖累官民，极不符合朕宽仁爱养鼓励参与维新的衷肠。

〔原文〕

康熙四十九年 圣祖諭户部曰：“朕恭膺天眷 祇承列祖鸿庥，统御万方，子育兆庶，廛怀至治，宵旰靡宁。幸际海宇同风，边隅向化，遐迩中外帖然衽席之安者，是皆仰荷天地祖宗福佑之所致也。方朕八龄践祚之初 太皇太后问朕何欲 朕对：‘臣无他欲，惟愿天下治安，生民乐业，共享太平之福而已。’迄今五十年矣，惓惓此心，未尝一日稍释。每思民为邦本，勤恤为先，政在养民，蠲租为急。数十年以来 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 其直省钱粮 次第通蠲一年者，屡经举行。更有一年蠲及数省，一省连蠲数年者。前后蠲除之数，据户部奏称，通共会计已逾万万，朕一无所顾惜。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朝廷恩泽，不施及于百姓，将安施乎？朕每岁供御所需，概从俭约，各项奏销浮冒，亦渐次清厘。外无师旅饷馈之烦，内无工役兴作之费，因以历年节损之储蓄，为频岁涣解之恩膏。朕之蠲免屡行，而无国计不足之虑，亦恃此经画之有素也。比来省方时迈，已历七省，南北人民风俗，及日用生计，

靡不周知，而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，良由承平既久，户口日蕃，地不加增，产不加益，食用不给，理有必然。朕洞瞩此隐，时深轸念，爰不靳敷仁，用苏民力。明年为康熙五十年，思再沛大恩，以及吾民。原欲将天下钱粮，一概蠲免，因众大臣集议，恐各处需用兵饷，拨解之际，兵民驿递，益致烦苦，细加筹画，悉以奏闻。故自明年始，于三年以内，通免一周，俾远近均沾德泽。直隶、奉天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各巡抚，及府尹所属，除漕项钱粮外，康熙五十年应征地亩银共七百二十二万六千一百两有奇，应征人丁银共一百一十五万一千两有奇，俱著察明全免。并历年旧欠共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两有奇，亦俱著免征。其五十一年、五十二年应蠲省分，至期候旨行。民间旧欠，既经豁免，嗣后每年额征钱粮，务如数全完。倘完不及额，或别有亏空，托称民欠，则负国甚矣。即责令督抚以下官员偿补，仍从重治罪。夫地方大吏，以及监司守令，皆与吾民谊均休戚者也，诚克体朕孳孳保赤之怀，实心爱养，力杜侵牟朘削，则闾阎咸得衣食，滋殖无有失所。而为官吏者，亦声名俱泰，岂非升平乐利之盛事欤？尔部移文各督抚，谕旨到日，即刊刻颁布，遍示穷檐，令咸知悉 特谕。”

康熙五十年又谕户部曰：“朕诞膺大统 抚育寰区 夙夜孜孜，不自暇逸。凡以为民也，勤图利济，休养安全，即无水旱之虞，时布宽仁之政，蠲租除赋，务使遐方率土，无不均沾。或值雨暘偶愆，出帑发粟，多方赈恤，其有益于吾民者，靡弗备举，而亟行之。朕恳恳周详之至意，前四十九年所颁谕旨，中晰甚明。原欲将五十年天下钱粮，通行蠲免，以诸臣集议，恐需用兵饷，拨解之际，兵民驿递，益致烦苦，故自五十年为始，三年之内，全免一周。除将直隶、奉天等九直省，康熙五十年地丁钱粮，一概蠲免、及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外，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北、湖南各府属，除漕项外，五十一年应征地亩银共八百四十万

四千两有奇，人丁银共一百二十万八千一百两有奇，著察明全免。并历年旧欠，共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两有奇，亦俱著免征。其五十二年应蠲省分，至期候旨行。民间旧欠，既经豁免，嗣后每年额征钱粮，务如数全完。倘完不及额，或有亏空，托称民欠，即责令督抚以下官员偿补，仍从重治罪。该督抚须实心力行，期副朕惓惓爱民之意。如有指称事故，侵欺科派，事发之日，必严行究治。谕旨到日，遍示城郭、乡村、深山、穷谷，咸使知悉。尔部即遵谕行。特谕。”

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

〔注释〕

直隶——包括今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，以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。

奉天——包括今辽宁省，及吉林省部分地区。

〔译文〕

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圣祖告谕户部说：“朕受上天眷顾，敬承祖荫大德，统治万方，抚育百姓，时常思虑治国之方，未明而衣，过时而食，不自安逸。幸而遇到海宇统一，边疆向往教化，远近中外能安然就枕，都是承天地祖宗的福泽保佑。朕八岁登基时，太皇太后问朕有什么要求，朕回答：‘臣没有别的欲望，只愿天下治安，生民乐业，共享太平之福。’至今已五十年了，此心恳切，没有一天不念念及此。常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应该优先照顾，政治为了养民，减免租税是当务之急。几十年来，除了水旱灾伤例应免除外，各省钱粮依次减免一年的，经常实行。还有一年减免几省，一省连免数年的。前后减免数额，据户部奏称，通共合计已超过万万，朕从不觉得可惜。百姓足，君主如何不足？朝廷恩泽，不施于百姓，施给谁呢？朕每年所需，一概节俭省约，地方各项奏销浮冒，也逐渐清理。对外没有烦重的军队粮饷，内部没有大规模建筑工役的费用，以历年节约下来的储蓄，正好作为连